

机关

刘虹著

狼相报告书系

男人而立之年的仕途风云
谁是未来的县委书记

新疆人民出版社

科长

机关

刘虹 著

狼相报告书系

男人而立之年的仕途风云
谁是未来的县委书记

新疆人民出版社

科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相报告·机关科长/刘虹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 7

ISBN 978 - 7 - 228 - 07309 - 2

I. 狼…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3992 号

狼相报告

机关科长

刘 虹 著

责任编辑 贺 灵 丁 璇

封面设计 符 蓉

责任校对 向 宁

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8

字数 300 千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28 - 07309 - 2/I · 2609

定价:32.00 元

机关科长

一

我所生活的米城,据地质结构专家考证,系在远古冰山融化的河滩冲击地上,依坡就势呈梯次推进筑城。白天,阳光在云遮雾障的城市上空渗透,眩目的光环犹如金翅鸟在飞翔,夜晚的不夜城,星宿燃点,更如银河倒觞般的璀璨。尽管冲积地上经过无数代人的劳作牧歌,才有了而今的辉煌,但稍加留意便可发现,远古遗失的,由村落演变的痕迹在大地上可寻。假设撬开迷朦在城市外观富丽堂皇的普通采用的含釉面砖,米城多采用的剪力墙砌体,就不难看出,不论是高大连排的楼宇,还是平坦纵横的路街,都是由侏罗红棕紫色泥土经过整形、高温、焙烧而成。假设有那个可能,将城市连根拔起,用东方红推土机连排扫荡,城市又将回到若干年前的乡村,进而便是旷野乡村的一抔荒土。用不了多久,土地就会在光合作用下滋生出草本植物和浮游生物。

依赖于簇拥在侧的山林植被,村庄田稻,城市才得以滋养。这让人想不到工蜂和蜂后的不可脱离。如果哪一天因天灾或人为把城市和乡村彻底割裂开来,城市就成了一座孤岛。如果没有了四边厢源源不断的物流、人流、信息流的涌入,米城就成了一座死城。啊,昼夜不停地萦绕于城市的给养就举不胜举了,除了粮食、家禽、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等山堆海掀般地运入外,更还有源源不断从土地上剥离出来的农业产业大军。在他们完成由土地耕耘者转入到加工再生产的生存大转移,环境的大迁徙中,有男人更有女人。

就米城而方,这些进城的男人,凭籍体力和坚韧而安身立命,女人由多依赖脸蛋和身段站稳脚跟。进城来的男人不易,绝大多数靠一身的苦力吃饭;女人更难,因有致命的天敌,那就是随处可见的飞眼撩花,披锦挂缎的城市女人的坐镇,岂能让你乡下来的女人在米城的街风上赢得了风景。而我所认识的黄姐,她则是从若干乡村女人中脱颖而出的例外,她不仅在米城争得了一份甜点,而且还嫁给了一位体面的男人,从而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彻头彻尾的城市女人。

我认识黄姐那是若干年年前一个秋阳迷人的路上。像我这样破落的高干子弟(父亲原系外省某专区专员因政治问题被撤职发配回原籍)仕途上基本定型的普通职员,除了日复一日在机关和家里两个据点晃荡,生活还有整出啥风景?走在下班的路上,我正在为下个月伙食开支筹划,只听见一个女人柔柔的声音在喊我。我诧异间,女人自报了山门,原来她是我们单位某人的表亲,就住在我们一个院子里。说着,她便递给我一张名片,说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歌舞厅,舞厅好耍得很呢,我笑了笑说,怎么个好耍?她搔了我一把说,书呆子,耍别个的婆娘才好耍嚟。我愣征间,她嘱咐道,又不孵蛋莫老把自己夹在屋里,岂不白浪费了城里这个好地方,我有些感动,作为翻不起身的“狗崽子”,我几乎没有享受来自别人主动的关怀。她的意思好象是说,我把自己与世隔绝就浪费了。难道我这个人在女人的眼里还有招人喜欢的地方?黄姐和我说完话就带着一股浓烈的香水味离去。留下那阵幽香,伴着我莫名的亢奋直到暮色合围。

一个周末的夜晚,我呆在毫无情趣的家里,实在难打发时间,便稍加收拾,对正筹措向省城挺进的老婆撒谎说到单位要加班,得到她的“恩准”后就

去他黄姐那家歌舞厅。可是我始终找寻不着黄姐的身影。我问了好几个人才打听到,黄姐忽然有事去了广州。

二

我再次看到黄姐是在十年后一个夏日的中午。那天,太阳在云层里穿梭,风中弥漫了桅子花的清香,川流不息的人群构成米城喧腾的场面。我肩上挎了个黑色公文包去市政府送文件,安详而恬静地与迎面而来的各色面孔相遇,熟悉的,陌生的,美丽的,丑陋的,男的女的,乡头的,城里的在匆忙中又擦肩而过。来不及把他们同记忆的影像对照,忽然又听见那种女人味十足的柔柔的由远而近的呼喊声,让我想到《聊斋》里女鬼对书生的呼唤声。我止住了脚步。虽然相隔多年,伫立在周遭正发生巨变的街头,黄姐那颗乖巧的头颅,以及镶嵌在白红脸庞上那两只贼亮的眼睛,一下子让我回到了十年前。我们并肩走着,她告诉了我她的近况,她离了两次婚,儿子已上了大学,现在和平街开了一家麻将馆,并喊我有空一定去要。末了,她对我十年来的变化,目前的处境了如指掌,晓得我停薪留职去商海遨游爬了一趟,晓得我当了副主任,晓得我老婆调到了省城,目前正是单身。并要了我的手机号码。我当时想,她要是我们市里的组织部长该多好。

一般来说,十年,对于男人的心理年龄讲不过弹指一挥,而于黄姐这样的女人,岁月的痕迹已深深地烙印在她脸颊旁眉宇间。我明显感到了黄姐的变化,仿佛这十年她过得并不开心,早先的风韵已荡然无存。我正慨叹岁月和命运的无情,黄姐的手机响了,她瞥了一眼号码,一脸欣喜地冲口而出,“月方约我去烫‘三巴’火锅。”临走时她一再嘱咐一定到她麻将馆去照顾生意。望着她快步离去的身影,我心里蓦地涌现出不可明状的酸涩。

两天后,黄姐打来电话,说打麻将三缺一。或许她感觉到我的迟疑,便忙说我工作的机关已退休的某领导也在那儿。我嘴里应承着感激着,心里却在盘算这是上班时间,便答道,等我下了班就来怎样?黄姐却柔柔地说,她麻将馆也是八小时工作制,专门为机关上班一族开设的,休闲庄,避风港。为了敷衍她,我说周末怎样?黄姐就爽朗一笑说,都啥年头了,你还这么老

实,我给你说句老实话,在这儿打麻将有几个不是在机关单位上班的。我说别人是别人我是我,让我上班去打麻将我做不到。黄姐并不恼,仍是柔柔地说,好吧,周末我约几个女人陪你耍。

接下来,我便伏在力公桌上在红格纸上写画着,堆垒着我的政绩。不久,日头已经偏西,初夏的太阳投在的米城,地上已有了浅淡的桔黄。在绵延起伏的西边山岗,人畜一进入那轮溜圆的黄太阳,太阳的边轮就起了红红的绒毛,形体被支离开,直到走出那道金黄色的山岗。我透过窗户怔怔地望着夕阳下那不断涌进拉长又扯宽的人畜,怎样踱了一层金光,又脱壳回到原样,就联想到美景难逢,好运不遇,联想到自己这十几年来在机关,却未曾逢金光罩身,尽管有新来不久的一把手看中我的文采,力排众议把我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再联想到矛盾的自我,柔弱的自我,总是沉湎于幻想,总在选择的痛苦中徘徊。这或许就是现实与理想的纷争,让自己欲罢不能欲进还退之尴尬吧。这种徬徨的恶果使我只能使用三分之一的力去和完整的可支腾出全力工于心计之人去抗争吗?在以往平凡而琐碎的角逐中证明,我自知不是他们的对手,身怀理想的人哪会是强硬现实主义者的对手呢?在悲叹日复一日环绕着我的时刻,我只能眼睁睁地看到一拔又一拔的人走在了我的前头,光荣地跨入成功者的行列。相形之下,我始终无法摆脱仕途不得志的阴霾,矗立在我面前的是走不尽的黑夜。这种境况最终导致人离亲疏,这自然包括大、小家庭的至亲成员对我的白眼,更不必说单位同事对我的轻视。在身处功利色彩日趋浓厚的时代,不在成功者行列不遭人白眼才叫日怪。生活告诉我,人的目光总是投向高处、亮处的,而极少有目光关注的倒霉蛋,身上似乎总有抹之不去的晦灰,令人躲避不及。于是,我便成了穿行于上班与住所的独行侠。我想除非社会秩序完全来个颠覆,否则,这种状况会延续到头,直到孤老而终。我面对着正在沉沦的太阳,眼睁睁看着黑夜的降临。

周日,黄姐并未打来电话。这夜,我刚洗完脚正准备上床,寂寞多日的手机忽然死了爹娘老子地吼叫了起来。是黄姐打来的,声音里夹着唱歌声和男人的猜酒划拳声。黄姐的声音有了异样,她喊我去唱歌,话未说完就听见她剧烈的咳嗽。旁边响起了男人粗野的训斥声,“何方妖孽打岔!”我浑身

一颤,一种极不快的感觉涌上心头,黄姐也就挂了机,我想她大概被几个男人灌醉了,我就想到该提醒一下她,就打电话过去问她在哪家歌厅,并作好了出门的准备,而她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三

在仕途上不得意,却并不代表前程一片灰暗,在机关,不被重用除应会少量日常工作外,完全还有时间和精力来干点别的事,闲暇之余拾起已搁置多时的笔继续我的小说创作。随着长篇小说《绝对诱惑》的出版,赢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和市场效应,省里几家出版公司争相和我签了约,并嘱我再写一本反映官场春秋的长篇小说。于是,我根据现实生活中最令我感到揪心的腐败问题作题,并精心设置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故事的梗概是某科室副职领导在无法忍受正职领导违背游戏规则一杆子到底的霸气作风下,上下勾结侵吞国家财产。副职领导经过反复思索并针对正职嗜财如命的本性,施以小利便把正职勾兑成功,联手做了一笔“买卖”,在成交分利时录下了铁证。随后,副职领导便以一信举报信自己把自己告了,当纪委找到副职领导谈话时,副职领导以漏洞百出的争辩否认被举报的事实。在纪委亮出寻下两人勾当的“铁证”后,副职不得不承认,录音里那个指使自己侵吞国家资源的领导就是正职领导。结果,纪委从正职领导着手,将一干腐败分子统统揪出,在所有犯罪事实中,副职领导职位最低而贪污的情节也最轻微,当纪委、检察机关得知他的初衷后,给了他个人从轻发落。虽不赞成但默许了,但舍“身”取“义”的壮举。这篇颇有针对性的小说在“晨报”连载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本地,我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在全国发生的那部小说,接下来,读者、记者的电话蜂拥而至,一不注意我就成了文化名人。有个女同志打电话来告诉,我怎么我编写的故事跟他们单位发生的一模一样,只是主人公的命运不同,结局很悲惨。更有甚者,有位离休老干部打来电话说,自我这部小说发表后,单位的头头脑脑震慑不小,首次在全上提出对单位财务实行高度民主的“三公开”,群众们拍手称快。市政协在考虑吸收我为政协委员会时,读者自发地给晨去信,呼吁媒体授予我为“反腐斗士”

荣誉称号。正当我沉浸在“成功”的喜悦时,忽然,机关进行了中层领导干部的全面轮岗。一夜之间,我从一线核心科室被轮岗到冷落的边缘岗位。虽说我仍是副职领导而管我的正职则是“一把手”的心腹爱将。这骤然的变化,我一下子懵了。没想到“成功”带给我的是泡沫似的喜剧。就从这一刻起,以往对我客客气气人的,见了我像躲避瘟疫一样。我强烈地感觉到,这骤然的失落,使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猛然像撕开了一条口子,我这条浮游于网内的鱼儿,哧溜一声就漏进了又黑又冷没人问津,更遑论救助的水底。往日时时叫个不停的手机,陡然间像超出了服务区。我处所的环境就成了一座孤岛,周遭已没了可资亲近的人类。更令我感到难堪的是,我老婆的一个亲戚因为与机关谈好了常年进购纯净水的生意,因为我职位的变故,被中止了合同。亲戚给我老婆一个小报告,我在老婆面前的处境更是雪上加了霜。这些失落、不安与痛苦和悲惧相比,只算得上是小巫见大见了。一天下午,我收拾停当正欲下班,桌上的电话骤然响起,在已空空如已的黄昏,那声音特别的刺耳,我怔了怔捻起电话,是一个男人粗暴而极端不友好的声音,我想了是某装饰公司的曹总,我在岗位时,他装璜了局里的会议室。曹总很直截地说,由他公司装璜的会议室已完工,单位欠了他十八万元工程费用,他只差没把财务处的门槛踏平,财务处在屡次回绝又无法摆脱其纠缠最后摊牌;哪个和你签的合同你就找哪个。我脑子嗡的一声,眼前直冒金花。曹总下了最后通牒;本公司是小本经营,欠民工工资已达半年,原计划把你们欠的款收了搪塞民工。如果不马上收到欠款,民工砸烂了我的饭碗,尤兄就莫怪我打横拔。曹刚不等我解释便“叭”地挂断了电话。几天后,我的手机和父母住处的座机均接到了恐吓电话,老父气得只差没把我赶出家门,待我到电信局更换了座机号码,才稍稍平息了这老汉的愤怒。而我在办公室的座机,仍接到了恐吓电话,是一个陌生男人带有威胁的声音,他限定了交款的最后时限。我放下电话,立即去找领导,恰巧“一把手”携手财务处长到澳门观光去了。

在我走头无路的关口,黄姐打来了电话,这次听上去她嗓音很甜美圆润,至少说明她昨晚睡了个好觉,今天心情不赖而且对生灵充满关怀。黄姐说她新近盘下了了一座茶楼,吩咐我一定到她那里去捧捧场。

在我爽快答应她的同时,有一种金属锉击地面的钝响声在我耳畔萦绕,那就是从我身上绽现的人性的阴暗:自私和冷酷。我又扩展开去想从黄姐对我“锲而不舍”的态度看到她个性的坚韧和顽强,这是她与生俱来的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天性,还是在生存的镕铸中陶冶而成?我为我的卑鄙自私而惭愧,与其答应去黄姐的茶楼捧场,倒不如去寻找避风港。如若我现在很得志,有应接不暇的应酬,就会答应她吗?我诅咒我已在生活的污泥浊水中染沾上的小人气息,骨子里的见利忘义。古人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在浮生的飘荡中,我翻肠倒肚搜寻珍藏在我记忆中的印痕,自己走到今天,做了哪些见不得光的事,哪一步未走稳,以至于走到今天,或许本应拥有的更加美好幸福的今天。

至少在“一把手”回来之前,我不能去办公室了,因为曹老板的背景是复杂的,真的被厮除脱一只耳朵或身体上别的啥零件,我岂不白帮单位背了口黑锅,我便向单位请了病假,把随身携带的手机卸成了八块。

我瞒着年迈的父母,几乎是披着一缕晨曦来到位于洲河西街的望月茶庄的。日怪,刚上午八点,来茶社打麻将、斗地主的男女耍人差不多和上班族一般齐展,并不如我想象的黄姐的生意冷落需要找我等人前来逗脚脚。

我从洗手间出来,黄姐已站在大厅的正中。她今天看上去看干练,一身银灰板制衣裤干净点发着亮白光,漆黑发亮的头发在头顶上盘了一个髻,眸子里溢荡着的五彩光泽太阳般耀眼。

在我愣怔间,黄姐把我拽到一处没有人的雅间直截了当地:“你这般人物,朗个敢喊你来逗,你不正单吊吗?我给个介绍个女人。”

我的脸倏忽被淋了一瓢热水似的烫得直打颤,尽管我心里激荡起欢欣无比的波澜,嘴里却以我们这类人脚脚有的矫情忙搪塞,而更令我惶惑的事,这么重大的事情,居然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是“找个女人耍”,好像牵条猫、狗耍随便似的。

黄姐泛起神秘的微笑,两只贼亮的眼睛快捷地在我脸上东游西荡着:“这儿不是单位,你就把戏脸壳摘了,都啥年代了,不趁年轻耍两把,到你耍不动了,后悔死。”

我破例接过黄姐递过来的女式摩尔牌香烟,点上火吐着烟雾以遮羞踉

踟于诱惑门缘的自我。我思忖着,想着张贤亮说过的一句话,盼了一年又一年不就是盼望有那么一次的艳遇吗。又联想到虽有一纸婚姻,却又因关系不好长期各在天边的我,虽间或有花点代价在小姐身上找回的失落,却从未体验过两情相悦,心里干净的快活。要有充耳而闻的,差不多来城的人都有了自己的“月”的情人,而且加入这个队伍的人几乎覆盖了城乡的每一个角落。再联想到自己已人到中年,青灯相伴的清苦生活,我心理的堤坝溃塌了。

“她是我以前那个男客远房老表,和你差不多,配错了人,她也苦,你也难。我揣摸着,你们一公一母倒是一对儿。话说回来,你要是看不上,就当我是日白。”

我已没有了矫情,有的只是感激说:“黄姐,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黄姐就朝门外走着说:“是你自身条件好,又是干部又有文化,人也长得不赖,就这么闲着,荒着,可惜了天底下的女人。”不等我再说啥黄姐附在我耳边又说:“坐在门口,穿米黄色风衣的女人就是。”

穿黄色衣服的女人到底是个啥模样儿?能否钓动得起我自认为不低贱的胃口?虽然我混了二十年才混到一个经济上贫困的副科级,但是我血统高贵,又是米城的“文化”名人,我能勉强?虽然,我一直睡的宽床,可也不是随便什么死猫烂耗子就可以侍寝的,毕竟我是追求审美人生的文化人,有个最基本的审美底线。黄姐虽是一片好心,但她身份的限制,她介绍来的女人,我想多半也是乡镇进城的太阳花。一身泥土气的太阳花能钓起我惯有的对洋气女人才有的胃口?这么一想,我刚才萌发的冲动顷刻间削减了大半。我原本高度凝聚的注意力散成一片,眼里围桌而坐的打麻将的男女,却没有在乎是否有穿黄色衣服的年轻女人。

我有些尴尬地站了站,不见了黄姐的影儿便出了门,嗒嗒地搓牌声离我渐远,或许心情之故,陡然间,我也不在思考黄姐是否是在搪塞一个女人来敷衍我,或者是别的什么目的,我也没有因欲望被挑起又被欲望踢开而空欢喜,说实在的,我打心眼里还是对黄姐这样身份的女人不敢恭维的。我在花团簇拥的街,低矮狭窄的巷放游着自己的身体,拢城东边的住处已近中午。望着好扇陈旧而熟悉不过的黄油漆已明显脱落的门,脑子里立即映现

，出黄姐茶楼门庭的宽敞新亮，不论怎样，我该与黄姐打声招呼，黄姐的手机却一直占线，我只好转身上楼到家门口，正欲开门，却猛地听见陶瓷器具被砸烂的声音，接着便是母亲带有哭泣的嗓音：“有话好好说吗，东西还不是砸在自己的头上。”“啪”像是父亲一巴掌拍在桌子上，父亲大声吼道：“你养的好儿！四十大几的人了，上班时间东游西荡，哪像拖家带口的人！想当年，我在他这个年龄早当副专员啦！”

母亲叹了口气：“哎！林彪十八岁当军长了呢？他们这代人怎好和你比，再说，他有他的难处呀。”

父亲又道：“难？活个人有怨个撇脱？腿一蹬气一闭就不难。”

母亲尖叫道：“你像当老汉说的话吗？”

父亲又道：“我没资格跟你的宝贝儿子当老汉。你转告他，再这么不思进取，鬼混下去，就别进这个门！”

我拿钥匙的手立即收了回来，不容多想，我折转身就下了楼。此刻，我的身体像一阵邪风裹卷着冲出大门，在奔上屋后的山垭口时，我以最大的毅力控制住了我的冲动，在小卖部处我愣怔着，或许我的脸色已成一张白纸！使得小卖部老板慌忙勾下了头。我体内的血在汹涌地奔腾，冲闯得我的心房打雷般轰鸣！我愣怔得自己都感到神志几乎崩溃，便拿起小卖部的公用电话，拨通了在省城工作的妻的电话。

我直截了当地说：“常蓉，我受不了了！我们这种天各一方，牛郎织女的生活何时是个头？”

她想了想说：“你是男人都没办法解决，我又有啥办法？”

我说：“要不，你干脆带着婷婷回米城来算了。”

她冷笑两声：“看你说得出口，我脱了几层皮才来到这里，我付出的代价你有能力偿还？还有你不为女儿想想，她在这里念书已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再倒转回去，影响了女儿的学习，影响了女儿的前程，谁个担当得起这个责任？”

我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话就只好愣作着。

父亲虽曾是外省的高干，在米城几乎没有啥用的关系，何况他目前已成彻底的废人，妻能调到省城全赖她的一个担任副厅长的远房表舅的关系，原

计划她先在省城落了脚，随后再考虑调我，可是这项计划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甚至为了实施举家向省城迁徙的宏大计划，我们变卖了在米城的房子，付出多年节衣束食的积累，却因她表亲在机构改革中退下，自然就把我悬在了空中。

我只好说：“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分居到老？”

她这才有了点女人的笑声道：“你也莫那么悲观，你毕竟是个男人，首当其冲的该是男人的事来和追求，而不该精力就盯在婆娘娃儿身上，想想，你今年多大了？你再左右纵横地比比，和你一同进入社会的同学或同僚，哪个比你混得差？你的精务用在哪儿了？还在写小说？写一阵小说怎么办？小说再畅销，你又得了几个稿费？靠写小说能发家？”

或许见我没了语言，她干净利索地挂了电话。我再也没有了自制力控制住来自肌体本能的邪风的裹卷，感到在天地一片白光的遮罩下，已近麻木的身体被两腿自发地支配着，循着前人踏出的小路毫无目的地向前。我也不知道这条路能通向何处，路的尽头有多远，我只能往前走，毕竟总得让我的身体有所安放，好比嘴总不能歇着。我的身体该安放在何处呢？人到中年更要无数次的反问，即好笑又生冷，我被现实生活扫荡成了有家难归的局面。我才切肤地感到这种安放的重要性。以往这种感觉不怎么明显，今天在偷听到父亲蓄谋已久打算将我清扫出门，妻又一副完全不在乎我的样子，我才钻心入髓地感到，我这百拾斤肉身的安放是何等重要。如果遇到《红楼梦》时的跛足道人，不定我也会像甄士隐一样随那疯道士飘然而去。不觉，来到了一片荒地，荒地上长满了稀疏的野草，我又来到一处山岗，没看见《石头记》里的青埂峰下的玉石，却寻着山岗上开满了殷红的杜鹃；在松柏下，有山风拂来，杜鹃摇曳着多么灿烂而热烈的欢笑，在我的身体进入山凹地带我回过头时，看到的杜鹃洋溢着的是殷红的泪水。我越过那高出人头的旱芦苇，一个扁圆形的水塘出现在我的眼前，水坑边爬满了淡黄色的野草，我背靠水塘，把身体安放在路边，面向山底高楼立林的城角，听凭着山风的呼喊，我突发奇想，如果在水塘边盖一处茅庵，在不远处种植一片果园、学陶渊明“富贵烟云，采菊亦乐”过“高山四皓”，“提壶三老”的田园生活，清晨，迎着第一缕霞光耕植，夜晚枕着书本，听着蛙鸣入眠，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境况。

我至少少了诸如曹总的恐吓,父亲的扫地出门,妻子的鄙视,“一把手”对我态度的转变,世人的白眼,没有女人共枕同眠的烦恼,我在熟人视线里我没活出一个样儿,我却在这里让山岗,让野草,让闲花看到了我的成就和安适,我决不会践踏这些臣服务于我的山岗和植被,虽说我不是它们的主人,可我却有了一种主宰世界的感觉。这种感觉好极了,山风是我的卫士,水塘边是我的家园,鸟虫是我的臣民,与我同枕共眠的野草闲花自然是侍寝于我的爱妻。在享受这神仙莫比的快乐生活时,我不能淡忘了与我朝夕相伴的臣民,我定会把我享有的快乐幸福的感觉赐予我的臣民!让他们一样和我共享美好仙境人生。这种感觉真美,美得使我轻轻飘飘地舒而麻醉,原本不好安放的身体,忽然被脚下一团白云浮起,岂止我的灵魂,连我的身体也腾地到了理想的天堂境地,我领略到凡夫俗子不能享有的幸福真谛。直到天色放晚,一种生冷的地气浮起,我不能不下山了,毕竟我不是神仙,我不能把我沸腾着血液的身体安放在这野外荒郊,和父亲的清扫出门,与在这时把自己变成牲畜样在野外过夜相比,我毕竟得选择前者,至少得做权宜之计。

我刚走到住处的小卖部,卖货的老板就喊住我有个女人打电话找了你好一下午,她一再嘱咐,你回来后,一定得给她回个电话。我试着给老板写给我的电话打过去,一听居然是黄姐。黄姐把我狠狠地责怪一通后,然后以不容争辩的口气对我说,马上到茶楼来。

我想到不想面对的家门,挨过一时总比面对一的强,便打了个的,箭一样朝黄姐的茶楼奔去。

四

在人头攒动的麻将大厅,我的目光就投在黄姐身边的那位年轻女人身上,穿着浅黄色上衣,下着花蓝裤子,美丽得有些惊人。我忽然眼里有了潮湿的感觉,因为我眼睛里只有那个美丽的年轻女人了。或许我有些失态,黄姐打了个抿笑说,我去了趟厕所,你就不见了。我忙有意抬高自己说,“一把手”找我商量个事。黄姐朝那女人笑了笑,然后回过头来说,尤科长不仅是个大忙人!居然更是一把手的红人,到时候批地修房。此时,任何来自外界

的干扰都不能分散我对这个年轻女人的注意力,因为有好多年我都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观赏女人了。从我坐着的这个角度看上去,坐在不远处正打麻将的她有着月亮般皎洁的脸蛋儿,两眼堆珠缀玉般地绽放着奇异的光,曲线适度的嘴唇涂丹般红润,使人联想到敦煌壁画唐朝仕女的丰腴。她舒缓而有节奏地打出一张麻将牌,不时拿多情的目光向远处一瞟,嘴角似乎永远牵挂着浅浅的微笑。在我欣赏她周正的模样时,她那两只会说话的眼睛朝我一轮,扫兴的是让我看到了城市女人煞风景的特征——眼眶周围有些暗涩,眼巩膜泛着一丝淡黄。我的美感顿时削减了大半。但转念又一想,又不是年轻时娶老婆,非得找个从里到外的透底干。如她真是另类放得开的女人,不正好是既易得手分又好甩开的尤物么?

黄姐向我介绍道,她叫于珍,家住城北于家坝。我心里一格登,她,又是个从乡坝头来的女人,她身上那股子放敞羊儿练就的野蛮劲儿能将积蓄在我这个单身壮年男人的欲火扑灭尽么?

黄姐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这种女人啥球本事没得,却有两项专长,一是观世音娘娘的虔诚弟子,行善积德是一杆子插到命里头的事。二是在家靠双亲,进城了就得靠男人。”

于珍白了她一眼就勾了下头。

我想说,你不成了男人的附庸和玩物?你就活不出你自己的精神头,但我终究还是话未出口,一脸鄙夷地,想一拍屁股走人。

黄姐就笑出了声说:“尤斯文是个斯文人,得老姐我这粗鄙话,不过话虽丑,意思你该明白。你尤斯文有个女人也当球腾,哪个有女人的男人像你活得这么没起劲?”

我就想到我的家庭。十年前黄姐就对我说,你尤斯文写文章出名,你老婆更出名。我当时不完全明白她这话的意思,后来我才明白,是常蓉这个母老虎刻薄丈夫而闻名。是呀,我讨了个女人真的当是白讨,新婚那阵席间枕边正需要女人时,却两地分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她调到身边,她却因单位不好整天地跟我折腾。我们打算到省城开拓人生,却因她表舅已卸任,她留在了省城,我却悬在了这里。我真的成了身边没女人的寡男人。

黄姐又说:“你没女人,于珍……又没球男人。正好一公一母有个照应,

就算做对野鸳鸯,也莫忘赏我个猪脑顶。”

于珍眼睛倏忽一亮,脸颊儿顿时泛起了潮红,她忙拿出手机遮住了鹅蛋脸。我就回忆黄姐的话,于珍没得男人,我却有女人,万一惹出麻烦,她不用担心常蓉知道会闹翻天?常蓉怎么待我的,我比黄姐更清楚,可是平常道听途说某某男有了“月方”,某某女是何方神仙的“情况”颇是好奇,既羡慕又刺激,可是这种好事一眨眼工夫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我在兴奋的同时又不能不徬徨,一是我毕竟是有妇之夫,二是我毕竟是政府机关的中层领导干部。

见于珍拿着手机出了门,或许见我徬徨,黄姐说:“你这种男人我见得多,哪个不是马屎皮面光。于珍是个晓得进退的女人。她之所以出来晃,只是因为心头太苦。你是个读书多的男人,大经历小道理的正好开导她。哎!”黄姐如御重负地一屁股坐下。

看看表,已过了吃晚饭的时间了,黄姐便收拾桌椅去了。我便去了在小巷一旁的卫生间,见门锁着,我只好在外面等,就听到里面女人的大声讲话,像是在吵架。过了一会儿门才打开,出来的却是于珍,她见了我涩涩地一笑,脸然十分难看。

黄姐收拾停当就领着我们出了门,绕过一排平房,穿过一条幽深的小巷,上了两级石阶巷头的一片小食店。在这种地方吃饭,没有了去大馆子的压力,我一口气点了几个菜。且尽拈最昂贵的菜肴点,觉得差不多了,便把菜谱递给黄姐和于珍。黄姐正抽烟,她把烟咬在嘴角,任凭烟雾薰得她眼睛歪斜,她撮起笔又加了三个菜,然后把菜谱递给于珍。于珍扭着极好看的腰去了厨房又匆忙赶回,她捧起菜单一道菜一道菜地过目,然后拿起笔刷刷直保划,然后菜谱递给了我。我一看她去掉了最名贵的菜肴,只何留下一些家常小炒。带责备的口吻说:“第一次见面总该热闹些。”她冲我笑了笑像是解释道:“我才1.6米,体重已超了110斤,最近又长胖了几斤,我直恨爹妈给了我这张贪吃的嘴。”黄姐就准备出门,也了眼于珍酸酸地说:“咄,人未过门就当起家了。”不等我插话,于珍红着脸拿起菜单就跑进了厨房。

菜既然简单,酒可一定得上档次,捏了捏裤兜里的好几百元钱打肿脸充胖了道:“喝五粮液,泸州老窖,还是红太阳?”

黄姐瞟了一眼于珍道:“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来瓶五粮液于珍不

会心痛吧？”

我正欲去招呼老板上酒，于珍忽然大声说：“黄姐，你也真是，这是啥场合？周围是些啥人？让人传出去说你黄脸和一个大男人在大庭广人下人对人，杯碰杯，你就不怕王总怪罪！再说，我这段时间吃了减肥的药，医生告诉我，白酒是千万不能沾的，倒是含一种啥酶的啤酒还可以帮助减肥，实在要喝就你一男一两个单搓！”

黄姐就一巴掌打在她屁股墩上说：“没进夫家门，裤腰带就被你勒得绑紧，尤斯文哟，尤斯文，你当胸前脚离开了狼窝，后脚又踏进了虎门。”

我脸上笑着，心里头却十分地愉悦，不是我吝啬，真要是黄姐要几百块一瓶的五糖液，满打满算万一我包里的钱差点，那不羞死先人？于珍和黄姐就笑着打闹着拿了几瓶啤酒来。第一个给我的酒杯满上，还戏谑说，让赤色温柔占领白色恐怖的生猛。我当然明白，于珍是在帮我节约。我莫名的有些感动，不说和我认识的其他视享乐第一的女人比，她朴实了许多，就是与黄姐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啤酒一打开，菜也跟着端了上来。我在摆弄碗盘的当儿，我感到于珍的目光一直在我的脸上逡巡。黄姐嫌筷子不方便，干脆用手抓起一粒粒花生米直往嘴里放，然后端起酒杯说：“哎！人生在世，起早贪黑忙碌来忙碌去，图的个啥？不就忙活的两个巴！”

我抿了口酒好奇地问：“两个巴？”

黄姐一本正地说：“是呀，上头那个嘴巴，下头那个x巴！”

我差点儿一口酒喷在席面上。于珍脸涨得通红，鬼打起来似不停地往嘴巴里塞菜。

黄姐咕隆咕隆喝了一阵酒后把桌子一拍又说：“人活着，左脚离不开右脚，秤杆离不开得秤砣，男人怎能离得了老婆。所以呀，害单吊的小尤，困宽床的于珍，经我这一撮合，米城就少了一对乱搞的，多了两个固定的。你们说，我这算不算得上是积德？”

我把酒杯一摔吼道：“黄姐醉了，一泡黄尿都撑不住，还老白干呢。”

于珍道：“黄姐，醉没？”

黄姐“啪”地将啤酒杯砸在地上对着堂倌尖叫道：“啤酒，屁酒，满嘴屁